唐诗之路

□主讲人：卢盛江

▲卢盛江

▶▶▶相关链接——

主讲人简介：

卢盛江，南开大学教授、博士生导师，广西民族大学特聘教授，兼任唐诗之路研究会会长、中国唐代文学学会顾问等。所著《文镜秘府论汇校汇考》《文镜秘府论研究》分获教育部高校人文社科优秀成果三等奖和二等奖，《文镜秘府论汇校汇考》（修订本）获“第二届全球华人国学成果奖”，另出版有《文镜秘府论校笺》《集部通论》《魏晋玄学与中国文学》等著作，发表学术论文百余篇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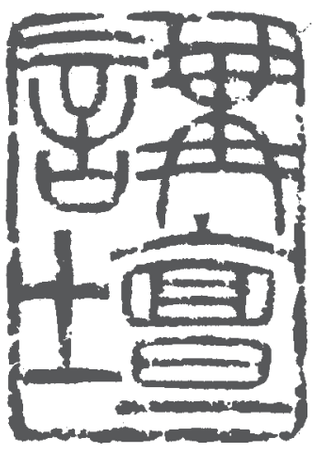
扫码读讲坛

编者的话：

唐诗是中华民族珍贵的文化遗产之一，是中华文化宝库中的一颗明珠。唐代诗人常常游走于全国各地，他们的很多诗歌写在“路”上，把祖国的山川、各自的生活写入诗中，也把文化带到各地。这就形成“诗路”。

唐诗之路近年来越来越受到关注。卢盛江教授是唐诗之路研究会会长，他认为，一方面，“诗路”随着唐诗艺术的发展而发展；另一方面，科举应试、入京求仕、朝廷任命到各地任职，或贬谪各地、宦游、漫游、流寓、隐居、羁旅行役，行路上思乡、念友、送别，旅途作诗、驿站作诗、题壁作诗等丰富多样的诗路生活，促使诗人更为细致深入地探讨诗歌艺术，给艺术表现以丰富生动的空间，因而也给后世留下了丰厚的文化遗产。

本期讲坛内容是卢盛江教授近日在全国政协书院“诗词艺术古今谈”自约书群中的演讲。现整理发表，以飨读者。



表现丰富多样的诗路诗情

表现羁旅客愁感受

羁旅行役，羁旅客愁、思乡、思友，是一个古老的主题。从《诗·豳风·东山》的“我徂东山，慆慆不归。我来自东，零雨其濛。我东曰归，我心西悲”，《楚辞·九章》的《涉江》《哀郢》，到《古诗十九首》的“行行重行行”“凉风率已厉，游子寒无衣”，以及谢灵运、谢朓的行旅诗……可以说形成了一个传统题材。到了唐代，诗路形成兴盛，与诗路相关的羁旅行役这一题材，得到进一步的艺术表现。

比如，孟浩然的《宿建德江》：

移舟泊烟渚，日暮客愁新。
野旷天低树，江清月近人。

诗作于开元十八年（730年）秋孟浩然漫游越中经建德江时。建德江即钱塘江的上游。诗极简短，沿袭谢朓小诗风格，而在明净中创造浓烈传神氛围和兴象玲珑境界。就景物而言，只写了移舟于江中小洲、旷野和江中月亮。这些景物具体如何？小洲上是否有杂英寒草，泊舟处是否有邻船旁人，旷野上是否有民房陌路，月亮是否圆如玉盘？这一切他都没写。就情思而言，只写了客愁，因何客游，思念家中何人？旅途艰辛，一概都没写。这里没有具体的景物描写，但整首诗却弥漫着浓烈的情感氛围。移舟泊于江渚，有飘忽无依之感。江渚笼罩在朦胧烟雾之中，正像诗人心头一片迷蒙客愁。日暮时分，本该家人团聚，而此刻诗人却仍羁旅在外，这自然引起客愁；而这客愁每天都有，每天都不一样，每天都有新的愁思，因此叫客愁新。虽已是日暮，且已泊舟江渚，但因客愁而未能入眠。舟中望去，只见原野一片空旷，空旷到远处天边低低地垂下，仿佛和远树相接。原野空旷，诗人客愁之心也空旷无依，野旷愈显异乡客子的孤独。那江水清清，月影落在江心，与人是那样的亲近，给客愁孤独之心一点安慰。稍感亲近慰藉的背后，是更深的孤独。这是清江的月影，也是故乡的月亮，月是故乡明，这江心的月亮与人这样亲近，也使诗人更加思念故乡，使客愁更为强烈。简练的笔墨、纯净的境界描写浑融一体，弥漫着浓烈传神的意蕴氛围和无穷韵味。

展现客愁离别的动人情感

拿李白的《金陵酒肆留别》为例：

风吹柳花满店香，吴姬压酒唤客尝。
金陵子弟来相送，欲行不行各尽觞。
请君试问东流水，别意与之谁短长？

开元十四年（726年）初游金陵留别友人之作。首二句，以风吹柳花的春天气息烘托气氛，先写“满店香”，这是柳花香，更是下句所写的酒香。在“金陵子弟”相送之前，先写吴姬，有一种俊逸潇洒的青春气息。是现压的新酒，又是美女唤客品尝，热情气氛可知。于是，满店柳花香、酒香，更是满店浓情。这浓情，就是浓浓的离别之情。

“金陵子弟来相送”一句，太直白了。但是有前二句的铺垫，这一句的出现，正显出李白式的自然流丽，化直白为精妙，看似信手拈来，不加锤炼，实则炉火纯青。接着写劝酒。唐人写离别劝酒，有各种各样的写法。王维《渭城曲》是“劝君更尽一杯酒，西出阳关无故人”，直接写“劝”。李白此诗前有“唤客尝”，显然不能一般化地写劝酒。李白是喝酒的高手，也是写喝酒的高手。他的《山中与幽人对酌》是“两人对酌山花开，一杯一杯复一杯。我醉欲眠卿且去，明朝有意抱琴来”，而这里，则写“欲行不行各尽觞”。这是留别，不是对酌，因此要写“行”，想走，又不走，一次，又一次，不是儿女离别的情意绵绵，而是“各尽觞”，青年弟子们的痛快畅饮，是李白式的豪爽、放达。“欲行不行各尽觞”，语言同样直白，这里再次化直白为精妙，显示他信手拈来而炉火纯青的语言艺术。

最后两句，直接比喻。“请君试问东流水，别意与之谁短长？”不直接写江流短而别情长，而出于问句，语势摇曳灵动，韵味深长蕴藉。留别诸友，当是舟行，此处以流水比喻别情，形象贴切，又即景抒情，自然流丽。

行路离别，常常是设宴饯别。写酒，以流水比喻别情，虽不能说始于唐人，但在唐人手里，确实写得千姿百态，展示了他们的艺术才能。

巧用意象，表现行路客愁的微妙诗味

以温庭筠的《商山早行》来分析。其中两句为：

鸡声茅店月，人迹板桥霜。

商山，在今陕西商洛商州东南。唐有商於之路，诗人自京赴任宦游或科举离长安往今河南湖北，这是必经之路。这是唐代一条重要的诗路。此诗为诗人离长安经商山南行途中所作。

月色尚明，鸡声初起，“鸡声”和“月”相呼应，十分具体而准确，大约是鸡叫头遍时分，极言行人起身之早。对于商山深处摸黑动身的远游客，“茅店”不仅仅意味着简陋的旅舍，还可能因看到茅檐而想起自家那“草屋八九间”，但鸡声促行，他只能离开漫长旅途中唯一略带“家”之气息的“茅店”，伴着寒晨冷月，踏着板桥白霜，留下清空的足音，走向更远的旅程。下句，如果没有“霜”字，“人迹”根本印不到“板桥”之上。它不是一般的桥，不是“虹桥”“津桥”“星桥”、石桥、小桥、浮桥，而是“板桥”，“板桥”与“茅店”相应，写出乡野气息。意象组合恰到好处，所以陆游称之为“唐人早行绝唱也”。

这里，意象选择和组合，对于表现微妙诗味十分重要。如果改“鸡声”为“鸡鸣”、“人迹”为“人踏”，那么“鸡鸣茅店月，人踏板桥霜”的意象就黯然失色。“鸡鸣”，着力在“鸣”的动作，而不在“声”。清早踏霜早行，四周安静，更能引动人的情思的是“声”，而不是“鸣”的动作。同样，“人迹”如果改作“人踏”，意味也全然不同。人踏板桥，着力在眼下的“踏”的动作，而不在行人旅途的行迹。板桥之霜留下一行远行的足迹，走向远方，才能写出摸黑动身远游客的劳苦和倦累。还有，如果是“踏”，没有“霜”字也是成立的。正因为是板桥之“霜”，才留下行人早行的足迹。有了“霜”，才能留下“迹”。“霜”“迹”配合，才切情切景。

准确的意象选择并且没有任何关联词句，纯为意象组合，把诗歌意象前后贯穿的，是“意”。巧妙的意象组合，内在的诗意贯连，留下更多艺术想象空间，给诗歌带来一种特有的艺术张力和微妙诗味，写出了无穷韵味的诗歌意境。

营造诗歌氛围，表现行路客愁

孟浩然《宿桐庐江寄广陵旧游》：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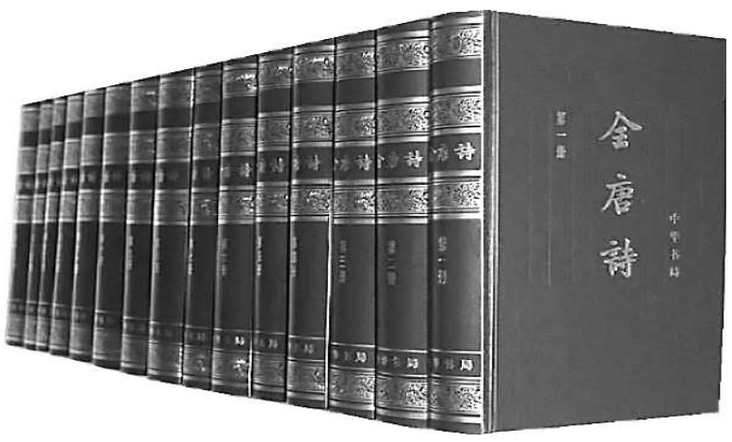
山暝听猿愁，沧江急夜流。风鸣两岸叶，月照一孤舟。建德非吾土，维扬忆旧游。还将两行泪，遥寄海西头。

本来应该是平静的夜，却一点也不平静。幽暗的山里，传来山猿哀愁的啼叫声，江水急急地奔流，风一个劲地吹，两岸树叶一个劲地响，两岸无边，则风吹树叶的鸣声无边……在这无边的旷野，月照之下，一片扁舟显得那样孤独。羁旅建德和维扬旧游的对比，两行泪流和沧江夜流的映衬，这一切，都营造出一种氛围，入于这氛围，让人感到一种浓烈的情思，是猿愁，更是人愁；是江流急流，更是人的心潮急流；万物不平静，人的感情更不平静。诗中意象融为一体，营造出浓烈传神的抒情氛围。

▲《浙东唐诗之路》卢盛江 编撰

值得注意的还有它的句式节奏。诗人为表现行路客愁，运用诗句语序的错位，使诗句不至呆滞平板，而有一种起伏顿挫的节奏，有一种峭健的力。比如，“风鸣两岸叶”，风呼呼地鸣叫狂吹着两岸树叶，或者说，两岸叶在风中鸣叫。是风鸣叫，也是叶鸣叫。就叶鸣叫来说，“鸣”字就前置了。但它只有前置，因为既要与下句“月照一孤舟”对仗，又要考虑诗句的节奏感。“鸣”字前置，紧跟在“风”字之后，就突出了风呼呼鸣叫之势，而就“两岸叶”来说，“鸣”字又成了使动词，使两岸叶鸣叫。“鸣”字前置之后，将“风”与“两岸叶”关联起来，就有了起伏的节奏感，一种劲健的力。因此《唐诗镜》评：“三四句意象逼削。”《唐宋诗举要》评：“健举。”所谓健举，意象逼削，就与句式有关，与句式语序错位造成的起伏顿挫的力有关。

再看另一句：“沧江急夜流”。正常的语序应该是“沧江夜急流”，或者“夜沧江急流”。从平仄和节奏来看，“沧江夜急流”完全可以。因为“夜”和“急”都是仄声字，都是平平仄仄平。但是作者却用“沧江急夜流”。原因就在于，诗中要突出的，不是“夜”，而是“急”，江流湍急。下句“风鸣两岸叶”同样是风急天高。风急，流急，更是主人公月下孤舟忆旧游，思故土，将两行泪遥寄海西头的心情急。因此，“急”要在“夜”字之前。另外，本来一体的“急流”一词，隔以一“夜”字，变成“急△流”，从“急”到“流”，就有了距离感、节奏感，句式不再平缓，有了起伏顿挫，也就有了灵动之气。



山水艺术之美及地名成诗的创造

创造诗路山水的艺术之美

唐人，比如李白，一生好入名山游。唐人漫游成风，特别是盛唐。不论漫游还是宦游，抑或避乱、流寓，行游沿途都有好山好水。大量的山水诗写在“路”上，可以说，因为诗路，唐代诗人把祖国各地的山水都写入了诗中，其中不少是名山名水，有些本来不知名的山水，因唐代诗人的描写而变得知名。

唐人行路，因此在山水诗艺术上有不少创造。他们善于表现山水的美，特别是名山名水的美，把山水的美变为艺术的美。他们常常写出一地山水的特点，写出对山水之美的新鲜感，善于准确生动地表现山水的情态。

如，李白的《渡荆门送别》：“山随平野尽，江入大荒流。月下飞天镜，云生结海楼。”前二句，着“随”“尽”“入”“流”字，写出荆门之后，平野无边的景色特征。后二句，月是天镜，从天而下，而且是“飞”下，天上云朵层层叠叠，有如海楼，着一“结”字，景象生动。李白诗风奇秀，他写路上山水，用词也是奇特秀拔。他的《西岳云台歌送丹丘子》写黄河，“巨灵咆哮擘两山，洪波喷箭射东海”，是“咆哮”，是“擘”，是“喷”和“射”；《庐山谣寄卢侍御虚舟》：“庐山秀出南斗傍”，写庐山，是“秀出”；《登庐山五老峰》：“庐山东南五老峰，青天削出金芙蓉”，庐山五老峰，是“金芙蓉”，是“削出”；《望九华赠青阳韦仲堪》：“天河挂绿水，秀出九芙蓉”，天河是“挂”，九华峰也是“秀出”。因为是九华峰，因此被比作“九芙蓉”。

因为诗人善于准确生动表现诗路山水的情态，因此有些诗路山水诗的意味境界，要实地游历，才能准确体会。

《梦游天姥吟留别》：“天姥连天向天横，势拔五岳掩赤城。”势“拔”五岳，“掩”赤城，写其高大雄伟。说天姥山是“横”，却是实地看过才有真切感受。天姥山峰峦绵延不断，其势阔大，横亘无尽，远接天穹。是谓“向天横”。着一“横”字，非常形象贴切。一说，“天横”为天上星宿，“向天横”谓天姥山位于“天横”星宿之下，虽可备一说，但意味大相径庭。

杜甫夔州（今重庆奉节）诗所写夔州山水，《白帝》：“白帝城中云出门，白帝城下雨翻盆。高江急峡雷霆斗，古木苍藤日月昏。”云从城中翻出，雨在城下倾盆而下，足见山城高峻。高江，写长江地势之高，因此江流自然有奔泻之势。另一说，不是江高，而是江两岸峡谷高耸，均表现地势险峻。急峡，可以理解为峡中江水流急，杜甫另有诗就写：“峡险江惊急。”可作为此句注脚。就两句而言，实际是写江急峡高，如果直接写急江高峡，句式平淡，写“高江急峡”，情势互见，又现句式拗崛劲健。峡谷之中，江水奔腾，响如雷霆，而说雷霆斗。下句“古木苍藤日月昏”，既形象贴切，又突现天地间浑茫一气、雄浑沉郁的氛围。

杜甫还有《白帝城最高楼》：“城尖径昃旌旆愁，独立缥缈之飞楼。峡坼云霾龙虎卧，江清日抱黿鼍游。”《夔州歌十绝句》其一：“白帝高为三峡镇，夔州险过百牢关。”其四：“赤甲白盐俱刺天，闾阎缭绕接山巅。”《秋兴八首》其一：“玉露凋伤枫树林，巫山巫峡气萧森。江间波浪兼天涌，塞上风云接地阴。”《阁夜》：“五更鼓角声悲壮，三峡星河影动摇。”《登高》：“风急天高猿啸哀，渚清沙白鸟飞回。无边落木萧萧下，不尽长江滚滚来。”写白帝城，夔门，三峡，沉雄壮阔，到实地看过，才有真切的体会。

唐代还出现不少纪游诗。有的纪行诗就是纪游诗，但纪游诗更多是专写游山游水的过程。谢灵运就创造了移步换景的山水表现手法，唐人在这方面更有创造性。李白、杜甫都有山水纪游诗。还有韩愈，其《山石》，从黄昏到寺，寺内夜宿，天明独去，游记写法，一句一样境界，如展画图，无须勾连照应，而全诗浑然一体。盛唐之后，韩愈探讨以文为诗的艺术新路。《山石》以文的形式纪游，成为韩愈以文为诗的代表作品之一。

诗路地名串连成诗的独特创造

用诗路所经地名将诗意串连起来，唐人有独特的创造。典型的，当然是李白《峨眉山月歌》：

峨眉山月半轮秋，影入平羌江水流。
夜发清溪向三峡，思君不见下渝州。

从“月”入手，巧妙地将“月”与“峨眉山”融为一体。不说残月，而说“半轮秋”，给诗歌增加美感和遐想。第二句之“影”，即月影。不说月亮照着峨眉山，也照着平羌江，而用一“入”字，下接“平羌江”，又末接“水流”，既与前句勾连，将上之峨眉山及月，与下之平羌江关联一体，形成流动之势，而且又“流”向下二句之意象。末二句，用三个方向感很强的动词，“发”“向”“下”，将三个地名串连，三个地名均在平羌江之水流中，有一种流动而下之势，末句“思君不见”既引发诗人也引发人们向往，四字又带有缓冲意味，使几个地名虽紧相串连，又富于起伏变化的节奏。28个字五用地名，融入感情的流动之中，而感情的流动又与自然物（江流）的流动融为一体，因此五个地名也就自然串连成一个有着无穷意蕴的整体。

杜甫《闻官军收河南河北》：

剑外忽传收蓟北，初闻涕泪满衣裳。
却看妻子愁何在，漫卷诗书喜欲狂。
白日放歌须纵酒，青春作伴好还乡。
即从巴峡穿巫峡，便下襄阳向洛阳。

首句即两地名，一为诗人漂泊所在地——剑外；一为消息来源地——蓟北。用“忽传”将两个本来毫不相干的地名紧密关联，并由“收蓟北”之消息，引发全诗诗情，由剑外而思归河南家乡。诗情思绪，即在两地名之间展开。末二句连用四地名，而用四个流动感方向感很强的动词串连，“从”“穿”“下”“向”，又用“即”“便”二字关联。全诗有一种流动的气势。因“忽传”而逗出“初闻”，又从“初闻”转出“却看”，从“却看”转出“漫卷”，而顺着“喜欲狂”之势，写放歌纵酒，青春还乡，有此之势，始有“即从巴峡穿巫峡，便下襄阳向洛阳”的一气流动。所以如《唐诗快》所评：“写出意外惊喜之况，有如长江放流，骏马注坡，直是一往奔腾，不可收拾。”

用几个纯地名将诗意串连起来，唐人，特别是李白、杜甫，表现出高超诗歌艺术。诗路生活，给了他们独特的艺术创造的空间。

唐诗之路与唐诗艺术，可以探讨的问题还有很多。唐代有不少馆驿诗、题壁诗，为记行路行程，还出现不少纪行诗，特别是纪行组诗。这都与诗路有关，与行路行役有关。这些诗在艺术上都有很多创造。

20世纪八九十年代，浙江新昌民间学者竺岳兵先生最早提出了“唐诗之路”的概念。“唐诗之路”具有重要的诗学内涵、文化内涵，得到许多学者、文化工作者的重视，越来越多的唐诗读者关注这个问题。中国唐代文学学会对“浙东唐诗之路”做了正式命名，并开展相关研究。2019年11月，全国性的“唐诗之路研究会”在浙江新昌成立，唐诗之路的研究也由此推向全国。全国除浙东外，巴蜀、陇右、宣歙、三晋、荆楚、湘漓、粤西、岭南、赣南大庾岭，都有诗路。诗路沿途有诗美内涵和文化高度的名山名水、古村古镇和其他人文景观，像一串串珍珠，美不胜收，串连起来是可以成为与长城、长征、长江、黄河相媲美的国家文化公园。开发、建设美丽的诗路大花园，深化对唐诗艺术的认识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。

▲ 长江流经奉节（夔州）三峡